

---

新加坡 - ICANN 理事会与注册局利益相关方联席会议  
2015 年 2 月 10 日（星期二） - 14:15 - 15:15  
ICANN - 新加坡，新加坡市

KEITH DRAZEK:

喂，喂？[麦克风试音] 好的。谢谢。大家好。我们的会议将很快开始，请各位就坐。

各位下午好。我是 Keith Drazek，任职注册局利益相关方团体主席，欢迎大家。虽然是在理事会的会议室，我还是要尽地主之谊，欢迎各位参加新加坡第 52 届 ICANN 大会，ICANN 理事会与注册局利益相关方团体联席会议。

如往常一样，我们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并且期待一次热烈的讨论。

开头我们先讨论一些关于管理的评论或者想法。

我们在 GNSO 周末会议上获悉，理事会可能有兴趣做出一些改变，或者重新组织周二和选区日，对此我们非常赞同。

创新不是一件坏事，如果能通过多种方式，更加建设性地开展合作，我们十分愿意尝试。尝试新事物从不会带来伤害。

说到这一点，我了解到，我们已经递交了一份初步的主题列表，里面列出了我们想要讨论的话题。但在刚才的会议上，我们决定提升一个水平，只针对少数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

---

*注：以下内容是针对音频文件的誊写文本。尽管文本誊写稿基本准确，但也可因音频不清晰和语法纠正而导致文本不完整或不准确。该文本仅为原始音频文件的补充文件，不应视作权威记录。*

但是 - 刚才我们在这里就坐时，我提醒 Steve，我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是理事会和 GAC 之间的关系，以及这样的关系如何影响签约方、注册局和注册商，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如何影响整个社群。

至少，对我来说，本周热门词汇是“可预测性”。过程可预测性，政策可预测性，我可以共同理解的可预测性，如果我们遵从规则，建设性地开展合作，并带有良好的期盼，我们可以看到过程的结果如何。

我们有时看不到过程的结果，但我们知道过程在哪里结束以及如何实施。

所以，设置较高水准的目标，我们将更感兴趣并且想要讨论。

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值得讨论一些从 Fadi 和理事会那里得到的一些问题，就像是为本周安排一场思维运动，这些问题是：2015 年，“好”对于 ICANN 意味着什么？展望未来，企业、组织或者社群所面临的风险有哪些？

我们非常欢迎理事会和理事会成员发表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看法或评论，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些想法。我想你们肯定也有一些想法吧。我们期待一次实质性的对话。谢谢。

Steve，请你发言吧？

STEVE CROCKER:

谢谢你，Keith。请允许我代表理事会欢迎大家的到来。

我注意到刚才发生一件虽然很小但是不寻常的事，Keith 可能还没有意识到。



所有人都来到这个会议室参加会议，大家都来拜访我们。后勤工作做得很好。这是逐步形成的。我们必须针对我们应对选区日的方式作出一些大的改变，但这是它在这里发挥作用的方式。

这是我们今天第四次进行这样的会议。

这是第一次，无论是在今天或者之前，我记得，Keith 注意到这是属于我们的会议室，但是由他宣布会议开幕，我对此表示感谢。

我的态度是，这确实是你们的会议。在我们的会议室进行，这只是一个细节。但是我认为陈述适当是涉及敏感度的问题，这让我们开始关注积极的一面。

注册局与 GAC 间相互交流的愿望和可预测性是非常有趣并且富有挑战性的，因为它们从本质上差异很大。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积极的、有点创意的 - 但并不特别深刻的东西，但在确定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可能会找到一些使这些过程紧密结合的方法，并且使两个团体更加和谐地协作。

接下来交还给你，你来主持会议。谢谢大家，像往常一样，我期待着接下来激烈的讨论。

KEITH DRAZEK:

好的。非常感谢你，Steve。要说明的一点，我确实获得了宣布会议开幕的许可。

[笑声]



---

KEITH DRAZEK: 非常感谢你, Steve。

STEVE CROCKER: 不用谢。我们会原谅你。

[笑声]

KEITH DRAZEK: 我们都了解, 不同社群团体之间的关系或结构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这是值得探讨的, 确保你听得到我们以及成员的声音, 并不仅仅是一遍又一遍听到的声音, 而是要从中听到注册局利益相关方成员的担忧和提出的问题。因为我们担心, 如果不面对这个问题, 那么它将继续存在; 如果真的是这样, 整个社群将变得更加不可预测, 会存在更多的争议。我们都希望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并确保每个人都明白组织结构是怎样运行的, 以及他们需要如何工作。

关于这个话题我就说这么多。下面看看有没有注册局利益相关方团体成员想要开始讨论新的话题。

当然, 当前有一些事件, 一些我们本周正在处理的问题引起了 GAC 与社群其他部分之间关系的担忧, 关于回应 GAC 通信方面的理事会的决策、工作人员的决策, 无论是建议或者一些看法, 双字符二级新通用顶级域名问题是其中之一, 高度管制的域名代码可能是另一个问题。我的意思是, 存在多个实例, 但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抱怨这些具体问题的细节, 而是为了解决更大的担忧。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让我们来看看谁有意见要发表。

好的。Chuck, 你有什么要说吗?



CHUCK GOMES:

谢谢。我是 Chuck Gomes，来自 VeriSign 公司。

我想要了解，当接收到来自 GAC 的请求时，理事会和工作人员会以怎样的流程来处理。

我想我知道收到来自 GAC 的一致意见时是怎样的。章程阐述的非常清楚。

但是，如果是来自 GAC 的通信，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不是基于一致意见的，这样的流程将会如何？

当然，就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例子，我们被告知工作人员已经看过信件，他们搁置了我们已经被批准的过程，在重新讨论之前，他们要等待理事会的建议。

有没有处理类似问题的适当的过程和方法？这是正确的处理过程吗？

STEVE CROCKER:

我要将发言权传递给下一位。我想，理清你们问题中存在的断言和声明是非常必要的。

Fadi 不知道去了哪里。

BRUCE TONKIN:

是的，他试图弄清楚 --



---

STEVE CROCKER: 是的。他 --

Bruce Tonkin: 他在寻找一个朋友。

Chuck, 你能不能 - 因为我们许多人都用代码表达, 因为, 我们知道谈话的内容, 但是你能不能详述一下你提到的那封信? 我认为这能帮到 Fadi。

CHUCK GOMES: 这有关于双字符域名。

我们到这儿来不是为了再一次谈论它, 我更感兴趣的是, 处理类似情况 (如果出现) 的流程是怎样的。

FADI CHEHADE: 所以说, 是理事会主席, 而不是工作人员, 收到一封来自 GAC 的信件, 告诉主席他们的担忧, 是这样的对吧。

当理事会主席收到信件, 我们回应了, 承认收到了来信。之后工作人员开始与社群协调, 至少使其意识到 GAC 的关切。

我们处理很多这样的事情, 有时并不很及时。所以, 当我们收到类似这样的来信时, 我们都会尽快回应和处理。

Chuck, 你也提到, 1 类敏感域名代码的问题。相同的情况。你知道, 昨天我们与 Keith、Jon Nevett 和其他人开会, 试图在这些问题成为公报之前, 阻止其出现, 我们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这种情况下，Keith 之前提出的可预测性问题成为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

所以，首先让我对此作出评论，如果我可以，Chuck，如果你愿意，我为什么不采取行动，带着一些关于如何处理来信的更具体的步骤，回到注册局团队。

事实上是有具体流程的。并不是临时性的。特别是与 GAC 有关的。

但是通常，我想对 GAC、ALAC 等表达一些关于高敏感度域名代码问题的看法，一些我在昨天聆听各位意见长达三小时后学到的东西。

注册局需要的可预测性因经过处理的问题又再度出现而备受影响。这几乎让整个系统不稳定。

我非常了解这一点。坦率地说，谢谢你们，你们又一次非常真诚地向我解释因经过处理的问题突然再次出现而受到的影响。

我们需要的处理方式是向前发展 - 我想我们有机会这样做 - 以更早地发现问题所在，并听取意见，在问题变的更严重之前将其解决。

昨天，当我们与 ALAC、GAC 以及注册局成员等坐在同一个房间时，我承认我们当时在把酒畅谈，以非常随意的方式并遵守查塔姆宫守则，我们说到：“嘿，伙计们，怎么回事，你们有什么问题”，最初我们聊了一些，但是随后我们开始了解问题究竟是什么。

如果我们当时这样做，我们可能已经在问题发生将之前将其解决。但是现在，工作人员有义务尽可能创建一个空间，消除其中一些差异，防止其未能提前处理而成为大问题，提高从 GAC 处获得信息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我们要做的第二件事是，坦白说，尽可能对各



方进行指导，事实上，ICANN 的存在帮助行业发展的一个最大原因，是系统中存在的可预测性。Ira Magaziner 在昨天跟我们说过这些。他说我们创建了所有这一切，因此系统会变得稳定，人们不会因解决问题而导致对此行业的投资和参与频繁中断。

最后我想说的是，昨天，在我倾听大家数小时的谈论之后，我相信我们逐渐了解到，即使是欧洲最好的，针对当前欧洲 DNS 操作保护消费者的法规，也没有超越我们注册局当前所做的。就其本身而言，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我们所做的不少，我在做相同的事，更快速地遵从 PIC。

这样很好。对话非常有帮助。我们需要更多此类对话。Bret 在 GNSO 理事会中提出调停者的想法。他提出 ICANN 应该更多地调解和参与这些过程。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和 Cherine 接受他的想法，Cherine、Disspain 和我昨晚做了主持，我们应该有更多这类思考。Keith，我希望这能在减少与 GAC 的距离和避免意外情况方面有一些帮助。

KEITH DRAZEK:

好的。谢谢 Fadi。

有很多人想要发言。有 Jeff Neuman、Jordyn Buchanan 和 Bruce。如果还有人排队等待发言，请举手。谢谢！

Jeff Neuman:

谢谢。我是 Jeff Newman，来自 Valideus 公司。





我们说过不会深入讨论双字符问题，但实际上，我认为针对可预测性的讨论提供一些信息是很必要的，因为我希望你们能感同身受。所以我将要说一说有点艰辛的历程，因为我真的希望各位能站在我们的角度，尤其在谈到可预测性问题时，更有必要这样做。

回到去年年中早些时候。当时很多注册局想要发布双字符域名代码，唯一能做的就是调用 RSEP，也就是注册局服务评估流程。

因此，他们根据规定实施了 RSEP。他们表示：“我们希望发布这些双字符域名代码”。

他们提交 RSEP 之后，ICANN 站出来，工作人员站出来，并且说到：“不存在安全和稳定性问题”，所以他们遵循此流程并公开征集意见建议。

经过 6 个月时间，至少通过两次 ICANN 会议，最终也没有经注册局批准。因为事实上是社群在讨论。GAC 在至少两次完整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

去年 10 月第二次会议之后，GAC 却说：“你知道什么？我们已经多次反复讨论过，但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所以，GAC 对此没有具体建议。”

之后，ICANN 理事会在洛杉矶会议上通过一项决议，指示工作人员 - 我认为实际上是 NGPC - 我不确定那是不是完整的 NGPC 理事会。有一项决议，指导工作人员运用除 RSEP 之外的不同程序来审批这些域名的分配。过程包括将域名申请公开 30 天，以获取各方意见，期间若有任何政府提出反对，那么工作人员应首先处理那些反对的意见；若期间没有反对意见，工作人员将继续下一步工作。



回到刚才提到的申请，还记得吗，公示已经 6 个月了，于是这些注册局无奈地表示：“好吧，我们放弃 RSEP。现在，我需要在 12 月 1 日提交新的申请文书。我必须重新经历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简单了很多。好吧。我将会按要求去做。”

于是，这些注册局重新开始新的申请过程，提交新的申请文书，取消旧申请文书，并开始另一个公示评论期。30 天过去了，有一些政府虽有意见，但多半都没有正式提出，所以这些注册局觉得：“太棒了！已经七八个月了。已经九个月了。我终于可以得到批准了。我将会从 ICANN 拿到修改意见，继续进行双字符域名代码项目。对此我已有准备，因为我知道申请一定会通过。这是可预见的。我要进行拍卖，我要做很多事，要制定计划，要进行市场营销。”于是他们开始进行各种相关工作。

但是突然，公示评论期结束后的几周时间都没有任何消息，但注册商们还满心期待地希望签署协议。又是非常突然地，我们收到 GAC 主席发来的信件，表示有一个或两个政府对此表示担忧。并非 GAC 的意见，而是一两个政府希望重新考虑已经讨论过的整个申请，经过两次 ICANN 会议，有理事会决议，但没有具体的 GAC 建议。

一两天之后，工作人员站出来说：“我们已经暂停整个过程，实际上，我们必须与社群重新进行讨论，并且可能需要你们进行完整的 RSEP 申请。”顺便说一下，这是他们九个月之前就已经做过的事。

之后我们与工作人员通电话，说：“你们收到 GAC 的来信，甚至不是 GAC，不是主席，而是几个政府提出要重新讨论。你们为什么要停止审批？”



他们回复说：“哦，是这样，我们收到 GAC 的来信，所以我们暂停了审批。”

于是我们反问到：“嘿，好吧。这样，是理事会告诉你们说要停止审批吗？”对方沉默了一会儿。说：“好吧，没有，但有这方面的暗示。”我们又问：“暗示？ GAC 直接告诉你们停止审批了吗？”“没有”，他们说，“GAC 向理事会提出了意见，但没有对我们说。”

我们说：“好吧，这意思就是说 GAC 向理事会提出了意见，之后理事会提出一项决议，指导工作人员停止审批过程。”工作人员说：“呃，不，不完全是这样。没有决议。”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可预测性。理事会 10 月通过一项决议，继续推进审批进程，经过数月讨论，却没有 GAC 的建议。

几个月之后，GAC 代表一两个有反对意见的政府发出一封信。于是工作人员停止了审批进程。这是对于我们和可预测性来说都存在的问题。

因此，我们的问题是：是否存在一项理事会决议，指导工作人员停止审批进程？如果没有，是不是工作人员先于理事会决议停止了审批进程？我们只是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我们有关这些域名的业务被迫停止。虽然域名发布的相关业务被中断，但市场营销和其他项目已经落实到位。我们的利益正因此遭受损害。

KEITH DRAZEK:

谢谢 Jeff。历史是很重要的。历史对于这一个特定主题尤为重要，但也作为一个例证，说明了更大的担忧。



Cherine，你是否要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接下来等待发言的是 Jordyn 和 Bruce。

CHERINE CHALABY:

很高兴来回答这个问题。是的。

我确实理解您的沮丧情绪，也深有体会。理事会于 1 月 26 日收到了 GAC 的来信。当时各成员立即作出了表态：不能忽视它。仔细审视来信内容是比较合情理的做法。本周三的理事会会议就会将它提上议程。他们表示，先暂缓一下。约十天或两周左右，理事会将举行会谈。期间将讨论来信的内容，并指示员工要如何回复这封信，接下来又该怎么做。情况就这样简单。

我认为，他们并不希望令所有人都感到沮丧和苦恼。他们表示，让理事会有机会处理这封信和 GAC 的顾虑，然后再告诉我们接下来该怎么样，这是很明智的。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这个问题已提上本周三会议议程，届时将会继续讨论。理事会也将为相关人员提供指导意见。

KEITH DRAZEK:

非常感谢 Cherine。

Jeff，还有其他人等着要发言，可以回头再谈吗？好的，

下面有请 Jordyn 发言，然后是 Bruce。



JORDYN BUCHANAN:

谢谢 Keith。Cherine 的回答让我想起了另一个问题，所以我先简单地问一下，您刚才提到信是 1 月 26 日收到的。我们实际上于 12 月就已经完成了提交后流程。这个申请的公众意见征询期应该是从 1 月 5 日开始的。在公众意见征询期结束后，应该有个十天的周转时间，用来发出弃权声明书。因此，这应该于 1 月 15 日完成。

看来，在这方面还有其他人 and 我们的处境相同。一开始收到 GAC 来信时，似乎是应该已经处理了很多项申请。所以，我对提到的时间方面感到很好奇。

我还有一个问题，不过还是先澄清一下这个问题吧，Cherine。

KEITH DRAZEK:

在 Cherine 思考这个问题时，先请 Bruce 发言，然后再回来看 Jordyn 的问题。

BRUCE TONKIN:

谢谢 Keith。

我想重新说一下 Chuck 起初说到的意见处理方式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可以在这一方面有所改进。

其中一点就是，对通过每次 ICANN 会议期间与 GAC 的沟通和 GAC 发布的公报所获得的内容进行分类。我想，分析这封信时，首先应确定是否存在与国家法律有关的公共政策建议，这只是我的个人意见，不是理事会的观点。看看是否存在一系列国家法律可参考，用于确定此类建议。这对我而言是真正的公共政策建议。ICANN、注



册局和注册商需要遵守此项法律，我认为这就是优先级别最高的信息。

然后，还有某些信息可以提供有关新政策的建议，或者提供有关更改现有政策的建议。根据我的观点，这应该提交至相关政策主体，无论是 GNSO、ASO 还是 ccNSO。在这些支持组织中就政策展开讨论。

第三级信息是有关某种类型实施的建议。欢迎 ICANN 的各组成部分提供有关实施的改进意见，无论是 ALAC、注册局还是 GAC 都可以提建议。

拿信件这种形式来说，GAC 信件中似乎就包含了非常直接的实施建议，如按字母顺序对信息进行排序，让信息便于搜索和访问。在我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是符合理事会观点的建议，我们应该直接提供给员工，告诉他们：“请在设计网页以及处理从注册局或注册商那里获取的任何信息时，考虑这项建议”。

回到 Cherine 的问题，在周三会议上，我将按这种方式分析这封信。我们尚未就此与理事会讨论，以上只是分享我对于其中包含信息的思考方式。

KEITH DRAZEK:

谢谢 Bruce。

Cherine，你想回应一下吗？

CHERINE CHALABY:

我稍后谈及此问题时再回应。



KEITH DRAZEK: Akram, 请发言。

AKRAM ATALLAH: 好的。正如我们先前所讨论的, Jeff, 我只想稍加澄清, 并不是说要重新讨论这个问题, 再制定一份 RSEP。我们只是表示收到了这封信。理事会建议根据 GAC 建议提供该流程。

信中说他们对此并不满意, 我们认为我们要根据 GAC 建议和解决办法再回过头来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将它提到理事会议程上来, 将与理事会就此展开讨论, 从理事会获得指示, 然后再执行。我想明天就有可能处理这个问题, 并展开后续行动。谢谢!

KEITH DRAZEK: 谢谢 Akram。

再回到 Jordyn 的第二个问题上来。然后依次有请 Ray、Tim 和 Jonathan 发言。

JORDYN BUCHANAN: 好的。我觉得这并没有实际解释清楚 1 月 15 日到 1 月 26 日之间发生了什么, 不过我们没必要再纠结这一点。稍后如果可以获得更完善的相关信息则更好。

让我感到更好奇的是, 想问一下理事会关于下面这个问题的看法。Fadi 之前给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说明如何通过某种对话来帮助解决



这些问题。显然，在讨论双字母国家或地区代码或者第 1 类建议等等时，流程并没有按应有的方式来执行，因为我们忙于尝试根据事实纠正错误，导致延误了流程。

我的确很好奇理事会对此有何看法。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正确接触方式才能在适当的时间获取 GAC 的建议，以便能够一开始就纳入到政策中，或者纳入理事会的行动中，这样我们之后就不必再讨论这个内容。不仅是 GAC，还包括整个社区，该如何促进这种接触，确保整个流程不会令所有人都感觉很沮丧？

KEITH DRAZEK:

谢谢 Jordyn。我是 Keith。

感谢你更深层次的思考，让我们能够聚焦核心问题，而不仅仅是具体的实例，当然，具体的实例也还是很重要的，不过，这使我们有机会能够就如何改进这种局面进行讨论，避免再陷入这种状况。

我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参与进来，回答 Jordyn 的问题。然后再请 Ray、Tim、Jonathan 和 Jeff 依次发言。

我们也可以回头再谈。谢谢 Fadi。

FADI CHEHADE:

Jordyn，你说的很对。我们需要开始考虑如何尽早快速解决这些问题。一种方式就是通过 GAC 的新领导层开始工作，我们新产生的这个领导层与以往截然不同。昨天，我们就与即将离任的副主席 Heather 和新的团队见面了。即将离任的一位副主席说，新团队的工作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我们将利用这个机会。我们





选举了新主席作为领导者，还有五位工作非常积极的副主席。这个领导者自认为是同侪之首。我们要与他们所有人接触。

为 GAC 提供支持的团队规模是原来的三倍。因此，这些人一开始就告诉相关人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或者这个问题已经发生。我们的员工团队中有多名了解政策的人员，这样我们就可以尽早向这些人传达信息。

现在，大家无法阻止 149 个政府的行为。这就是现实。但在 GAC 领导层讨论某个主题时，让他们在更广的范围内了解到该主题目前的状态以及政策的状态，是很有帮助的。目前，我们正与 GAC 日以继夜地合作。我们竭尽所能地与领导层密切合作，为他们提供支持，并传达信息。希望这将有所帮助。

KEITH DRAZEK:

谢谢 Fadi。

有请 Ray。

RAY PLZAK:

谢谢 Keith。在 Jeff 第一次发言后，已经有好几个人发表了看法。他们完全忘记了 Jeff 所说的一点，即这封信并非来自 GAC，也不是 GAC 的建议。

只要读过这封信，就会发现，它是 GAC 主席写的，参考了几位成员的意见，这些成员未被提及或身份不明。

大约五年前，我担任理事会/GAC 关系的理事会主席审查委员会的联合主席。有一天，我们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什么是 GAC



建议？经过了大约 20 至 30 分钟的沉默，我们没有找到答案。但由此引发了一些变化。我们所有人都花了一些时间来尝试理清究竟什么是 GAC 建议。

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又重新回到了简单而草率地将某些内容归为 GAC 建议的局面。在目前情况下，这并非 GAC 建议。

Fadi 说的对。我们必须确认将如何处理这个内容。重要的一点是，理事会必须与 GAC 合作，弄清楚当某些身份不明的成员提出一个问题时，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的意思是，如果这并非 GAC 的意见，那么通知 ICANN 的目的是什么？因为 GAC 应该向 ICANN 和理事会提供建议，但不是提供个别成员国的建议。

如果任由个别身份不明的成员国提出问题，然后我们做出下意识的反应，而不管这个问题究竟来自哪里，那么这是错误的。我们将会陷入极度混乱的局面，无法做出任何决定。

[掌声]

KEITH DRAZEK:

非常感谢 Ray。

我看到有些理事会成员举手要发表意见。已经有很多人在等着发言了，所以，Tim，请再稍等一下。

我认为有必要听听大家对这个问题还有什么看法。请 Cherine 和 Gonzalo 发言。



CHERINE CHALABY:

我要回应 Ray 刚才所说的。当我们收到一条明确且一致的意见时，我们知道该怎么处理。当我们收到一封信件，其中说明几个政府的相关担忧时，我们难以把它作为建议，据此开展行动。但我们必须做一点尽职调查。我们会严肃对待收到的每一封信，不论是来自 GAC 还是任何支持组织或咨询委员会，我们也会严肃对待收到的每一条建议。

但很显然，要遵守章程。我们知道该如何处理建议。有关其他方面，Ray 说得比我更清楚。我只是想回应一下他所说的内容，因为这也令我们感到很沮丧。

KEITH DRAZEK:

谢谢 Cherine。

有请 Gonzalo 发言。

Gonzalo Navarro:

非常感谢！目前我只能说，很显然，我同意 Cherine 和 Ray 的看法。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众所周知，我服务于 GAC 已经有些年了。我很确定当 GAC 想要提供所谓的“建议”时，他们很清楚什么是建议，而这并不是建议。

对于你们提出的顾虑，我们也表示同意。我们将处理流程问题。Cherine 说，我们要对这封信做适当的尽职调查。但我很明确这不是 GAC 建议，我们不应该继续支持此类行为。很明显，这样做对于为所有人提供一个明确的理解和环境并没有帮助。谢谢！



KEITH DRAZEK: 非常感谢 Gonzalo。我完全同意。Tim，非常感谢你的耐心等待。

TIM MCGINNIS: 谢谢 Keith。我是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oards and Pharmacy 的 Tim McGinnis。

Jeff 说的没错，但 Ray 更是一针见血。并不只是这一个问题，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当时有不属于 GAC 和政府机构的人员给理事会主席写信，相关人员就在未收到任何指示的情况下冻结了流程。

我已经工作有段时间了，在过去十年间，就听到 ALAC 和 NCSG 讨论说，相关员工如何采取不当举措和员工如何拟定政策。我一直对此嗤之以鼻，始终忽视或低估这些问题。但现在，我为注册局工作，每个季度都会发生一次这样的事情，这让我没有一点信心来支持 ICANN 可以脱离外部监督开展行动的想法。对于我而言，主要问题是责任。

KEITH DRAZEK: 谢谢 Tim。接下来有请 Jonathan 和 Jeff 依次发言。

JONATHAN ROBINSON: 谢谢 Keith。Bruce 和往常一样，就建议处理方法提供了一些实用的建议。

接下来主要就是与 GAC 沟通和协作，确保他们了解我们正在做的工作。



我的问题是：理事会能否有效地与 GAC 取得联系，确保他们理解我们的工作方式？Fadi 所说的令我深受鼓舞，他对于未来的关系如此乐观，这太好了。但我认为这将涉及理事会和员工，所以才会向 Bruce 提出这个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我同意先前发言人所说的，流程的完整性会导致模式的完整性，带来相互信任，这对于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最终，这就是问责制。我感觉有一种魔法公式适用于我们所有人。它正等待着我们去把握，机会就在那里，等待着我们去抓住它。以上就是我想说的。

KEITH DRAZEK:

谢谢 Jonathan。Jeff 把举起的手放下了，Jon Nevett 举手要求发言。

JON NEVETT:

谢谢 Keith。我是来自 Donuts 的 Jon Nevett。我就这个双字符的问题简单说几句。我们正在为基本上属于个别 GAC 成员的否决权设立某种规定。我认为这可能会造成问题。其实，我知道它已经成为一个问题了。所以，当我们按照所构建的流程，提交某些信息供公开评论时，个别注册局希望放开双字符名称的使用。如果还有个别政府表示反对，我们该怎么做？意大利今天明确表示他们将反对放开“it”，而在国际法或地方法中并没有任何依据表明意大利拥有“it”这个词。这并不存在。

那么，如果他们表示反对，ICANN 将如何单独处理这个问题？而且，其他的各个国家或地区是否也会这样做，由此导致每个国家或地区都拥有各自的否决权？



在某种情况下，我们要思考这种关系，并就此进行讨论。有时，个别国家或地区提出的某种建议可能并不合理，我们偶尔也要驳回此类建议。我鼓励各位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不要害怕表达反对意见，这的确是行不通的。这个政策不妥，与各位的初衷不符。谢谢。

KEITH DRAZEK:

谢谢 Jon。下面有请 Cherine，然后有请 Tim 再次发言。

CHERINE CHALABY:

我要接着 Jon 的观点说一下。Jon，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当我们直接收到政府来信时，我们会快速做出回应，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会驳回去，除非是合情合理的。但这次，我们收到了 GAC 的来信。请允许我读一下最后一句话：“我们请求继续处理某些注册局提交的关于在二级域名中放开使用这些名称的请求，直至召开新加坡 GAC 会议为止”。这封来自 GAC 的信称“我们请求”，也就是 GAC 请求这样做，虽然这并不是是一项建议。各位都希望流程具有可预测性。我们自己也希望流程具有可预测性。我的意思是，作为理事会的一员，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很困难的，但这是理事会的问题，不是 NGPC 的问题。我只是想让各位知道，这是理事会的决定。这对于我们而言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希望为各位实现这样的可预测性。于是，就收到了这样的一封信。这封信不容忽视，明天我们将尽可能花很少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也同意，如果这不合情理，我们就会驳回去。和各位一样，我们也需要实现这样的可预测性。谢谢。



---

KEITH DRAZEK: 谢谢 Cherine。有请 Tim。稍后我自己也有话要说。

TIM MCGINNIS: 我是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oards of Pharmacy 的 Tim McGinnis，在此又一次发言。Jon 的话让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在十月份的时候，我们曾与理事会沟通过，表明我们反对改变表决界限来推翻 GAC 建议。我没记错吧，Paul？我们要求你驳回 GAC 的意见，还提醒你，我们反对降低界限，这会让理事会更难否决 GAC 建议。我的意思是，在此情况下，Cherine 使用了“合情理”这个词。这可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否合适呢？我认为并不合适。根据我在政策制定社群秘书处的的工作经验，我可以告诉各位，如果我冻结来自社群的已协定的流程，我就会被解雇了。他还用了“我们必须慎重对待”这样的词。是的，必须慎重对待，但不需要采取任何措施。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流程继续，直至通过理事会获得政策社群的建议，或者直接从理事会那里获得建议。

KEITH DRAZEK: 谢谢 Tim。你说得很好。我只想稍微解释一下，很显然，注册局利益相关方团体和整个社群都尊重 GAC 的角色。我们确实是这样做的，一些 GAC 建议已经为大家所接受，并通过 PIC 规范或合同义务和新通用顶级域名注册局协议整合进来，它们显然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绝对尊重它扮演的角色，但关键是我们都需要一个可预测的流程。就像 Gonzalo 先前所说的，我们要确保在社群内的任何团体和任何组织结构中，都不能因为允许而多次驳回，让这种行为延续下去。在某一时刻，必须划定界限，明确我们将遵循流程，我们都需要这样的可预测性。谢谢。接下来有请 Fadi 发言。



FADI CHEHADE: 好的，我不同意刚才那位先生的观点。抱歉，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TIM MCGINNIS: 我叫 Tim。

FADI CHEHADE: 我不同意 Tim 关于员工无可奈何地停止计划的观点。事实上，我非常希望您能够给我一份这些事情发生时间的清单，因为我们不会无可奈何地做一些事情。我们的主席收到了 GAC 主席的信。我们的工作得到他的答复。你也会这样做。你刚才也说了，我们什么都不该做，直到主席告诉我们该如何处理他收到的这封信。这封信是在我们大部分人准备启程来这里的前几天收到的，相关人员说，我们一旦与理事会联系上就会与主席会面，而理事会会议将于周三召开。虽然我们在这里用了半小时来讨论这个问题，但这并不是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要做的工作。这是适当的工作。我们需要得到指示。

计划也没有停止。只需几天，我们很快就会解决问题。我希望明天就能迅速处理好这个问题。请大家不要根据这个情况来随意推断，我们很重视收到的信件。我们不只是从 GNSO 那里获得相关政策，还会收到大家的信件。我们忽视了这些信件吗？没有，我们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些信件。如果你给我们的主席写信，我们也会这样做，而不只是对 GAC 才这样。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们致力于让您能够预测情况，完成业务。我是个商人，和各位背景相似，我管理的业务也是受到监管的，我知道当各位感到沮丧时





意味着什么。我可以就这个方面向各位保证。与此同时，我不能忽视这封信，当 GAC 新任主席开始向我们发出此类信件时，这可能是给我们的预警。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听取他的建议，与他交谈，弄清楚这两个国家是否没有理解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或者这个问题即将引发重大 GAC 公报。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应该防患于未然。重要的是，他给我们写信是一件好事，我们应该表示感谢。

现在，在思考这封信提出的问题时，我不会将计划停止长达七周，但是我们需要获得建议。我们正在等待这份建议。我向各位保证，我们很快就会解决这个问题。

KEITH DRAZEK:

好的。非常感谢 Fadi。有请 Tim，最后再请 Reg 发言。

TIM MCGINNIS:

我要回应一下 Ray 所说的。这并非 GAC 建议，并且你没有得到理事会的指示。这种情况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今年就发生了不止一次。众所周知，我们拥有高度制度化的流程，我们身处医疗保健领域，有人写信给 Steve Crocker，对 .HEALTH 表示反对，而我们使用的是 .PHARMACY。结果，所有医疗保健行业相关的顶级域名都被暂停。没有收到任何 GAC 建议，甚至也没有收到 GAC 的来信。这种情况不是第一次发生，它并不能鼓舞人心。

我知道你们必须严肃对待，你们确实应该这样做。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停止 Jeff 描述的流程，因为我们都期望流程继续，并且据此制定计划。



---

**KEITH DRAZEK:** 谢谢 Tim。Reg 说完有关这个问题的意见后，还有最后五分钟，我们将继续下一个话题。

**REG LEVY:** 谢谢 Keith。我是来自 Minds + Machines 的 Reg Levy，我要强调一下 Jeff 刚才所说的，相关人员在收到信件之前就做出了决定，这令人印象深刻。如果流程于 26 日停止，可能我们大家就不必在此讨论这个问题，也不会感到如此沮丧。Fadi，我着重要说的一点是，当我们举出例子时，却被告知不要拘泥于细节，而当我们提出一般性意见时，却又被告知要举出例子。在我们现在举出的这个例子中，相关人员在收到信件之前就采取了行动，这封信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导致出现最终问题。当我们提到员工们无可奈何做出行动时，实际上并不是说员工在胡乱猜测，但这给我们造成的印象确实如此，因为毫无透明度可言。

**KEITH DRAZEK:** 谢谢 Reg。这是一个非常及时和重要的例证，说明我们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接下来，我们要花费几周、几个月乃至更长时间通力合作，确保可以发展或改善大家对这个环境的信心、信任并提高可预测性。我就说这么多。不知道 Steve 或 Fadi 是否希望就此最后说几句。大家都在思考。在我们来到新加坡之前，我注意到社群里发布了一些问题，首先是 Fadi 提出的，2015 年 ICANN 有哪些美好的愿景，这是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问题。我们还收到理事会治理委员会提出的问题：组织或企业存在哪些潜在风险。很遗憾，我们没有列出问题清单，也还没有找到问题的答案。但我们对于此类对话仍然



很感兴趣，也很有兴趣来做这些事。这些问题都很重要，值得关注，值得付出精力，我们向各位承诺，一定会解答这些问题。

现在只剩几分钟的时间了。我希望哪位理事会成员能够谈一谈美好愿景，以及企业存在的风险。这有助于激发大家思考。

身份未知的发言人： [关闭麦克风]。

KEITH DRAZEK: 2015 年 ICANN 有什么样的美好愿景，企业存在哪些风险？我们可以根据需要另找时间来讨论这些话题。

[笑声]

Steve，我们可以做别的事情，来提前结束这五分钟。这也是一种变化。

STEVE CROCKER: 这样就谈不上可预测了。问题显而易见，当前的关键字是可预测性。从更高层面来了解和确定运作方式，这对所有人都是很有帮助的。关于美好愿景，其中至少有一个要素是减少过去不确定的领域。这个流程可能乏味而单调，没有单一的公式能够自动使一切都变得更易于预测。如果采用过分简单化的方式来提高可预测性，情况可能会更糟。这些都是现实的问题，整个流程已经发生了演变。我并不是要含糊其辞或表示道歉，而是觉得美好的愿景应该是运作更流畅、更易于预测以及随之而来的更高的清晰度。但出现的每一个问题都与这一愿景背道而驰，为它的实现制造了障碍，我们要设



法越过这些障碍。希望我们能够做得更好，能够减少我们不了解或制造新问题的开放领域的数量。其实，这不只是希望。我们期望一切都有所进展，这让我们每天都能保持非常积极的态度，而不是整天在抱怨：天哪，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我并不想轻视其中任何问题，但我认为重要的是要时刻关注这些问题，目光长远，我们所有人，具体到员工、管理层、利益相关方团体、GAC 和理事会，都要致力于改进各个方面。我是不是已经说了五分钟了？

KEITH DRAZEK:

好的，谢谢 Steve。有请 Ray 发言。

RAY PLZAK:

谢谢 Keith。我们能够实现的最大的改进就是坐下来，冷静地审视一下业务的开展方式。因为如果以适当的方式开展业务，就可以保证可预测性、透明度和问责制。所以，我们必须真正了解业务将如何开展。我们必须确保已有的所有流程都考虑到可预测性、透明度和问责制。问题在于，我们要继续解决各种问题，提出快速定义的流程或者一次性流程，否则就没有时间将这个流程付诸实践，因此，我们现在需要进入“快车道”，创造另一个流程来完成相同的任务，这就像 13 世纪的君士坦丁堡。我们采用的是拜占庭式的方法，必须离开这条轨道。

[掌声]



---

**KEITH DRAZEK:** 谢谢 Ray。还有其他人要发言吗？谢谢，有请 Bret 发言。

**BRET FAUSETT:** Ray 的意见非常好，与我对政府咨询委员会的思考不谋而合。在所有 ICANN 主体中，GAC 的决策制定流程是最不严谨的。阅读一下运作原则就会发现，这并不要求他们证明已经实际调查过这个问题，没有背景报告，也没有必要的问题报告。他们基本上都在 ICANN 会议上开展工作。他们并没有在会议间隔期间很努力地工作。所以，GAC 的工作成果多半是在短短几天的 ICANN 会议上实现的。在我们思考提高可预测性的流程和方式时，我希望可以建议 GAC 采用一些更严谨的运作原则，迫使他们能够更加深思熟虑。

**KEITH DRAZEK:** 谢谢 Bret。还有其他意见吗？会议即将结束。好的。非常感谢。作为注册商，这一直是我们所期待的，非常感谢各位抽出宝贵的时间参加本次会议。这是一次非常美好的对话。

**STEVE CROCKER:** 非常感谢！

[掌声]

[听力文稿结束]

